皇明法傳錄嘉隆紀

沈青霞氣節膽力具于弇州撰考只宜修錄諸紀但尋之不詳何也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紀卷四

西湖　高汝栻　輯

同郡鍾　鍠　參

高尚烺
　兆焯　校

辛亥嘉靖三十年正月朔上不視朝○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令田保安錄以在平知縣再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陞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鍊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褻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鍊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

二表赤璧賦已悽惋愛聲長嘯泣數行下至是虜闌入塞勒帑通貢　天子下其書令禮部會文武羣臣計，執便趙貞吉議貢不宜許而檢討毛起鳴嘯言吾姑寬虜以予貢出之而後嚴守便趙廷叱之爭之堅而鎌後為申遡理刺刺不休太宰夏邦謨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鍊自擬之曰大吏榮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日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禮部持趙議上竟弗予貢當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𢼄而瀉其憤歸必大勝報闕○當是

賢有與衆左右皆為姓序

開馬市

高汝栻曰互市之名起于開元突厥此加可汗冊使入貢請于西受降城

時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事急則入賊居閒遂免嵩日以重世蕃益橫於是鍊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誤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亾所異同宜從坐　詔以鍊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杖之謫田保安

三月吏部尚書罷以李默為吏部尚書○詔開馬市先虜會俺答以去冬求貢朝議未許入春益求之數犯仇鸞懼聲言北伐實內畏虜上言請許入貢欲於宣大開設馬市虜馬一匹償幣若干乃密遣養子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我貨幣投隙（鸞之術畧再○以此爲勝）

爲互市當
據兼卷數
馬匹就
市〃以
貨取與月
行牧租店
是馬互此
貨許以互
市行馬之
米今已以
互市爲邊
實之累何
其相及如
此

書於宣大總督蘇祐言求通市祐以疏書聞上命廷臣集議鸞力主之言永樂成化中嘗設馬市於遼東并海西女直及朶顏三衛今虜求開馬市留使爲質縛叛示信似宜暫行兵部尚書趙錦議與鸞同上意未決間相嵩嵩以一年四次每次用馬價十萬兩似期容而費廣且犬羊谿壑無厭將來難以阻限惟一年兩次爲宜上然之詔遣兵部侍郎史道莅其事○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者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讐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

御批表正

大威四曰褻佚啟憤誓死决戰和則厭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從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狡猾之計十曰怠天下根本之謀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脩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於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

疑得例

御史論崩言馬市之開將羅遣啟心之欲以啟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豈平刑之兵事

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於大同。鎮羌堡俺荅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疋。

六月。仇鸞漸跋扈。受邊將賂賄無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荅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士無不知鸞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邊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撤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巳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

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即疏排之濂大節論死斃於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爲賞格擒縛允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檟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

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於外而京城列營

即商大節意而從中沮之過頗具熟異與頁之分也

仇鸞此請整欲掩己之罪也而不知撓叢進倘

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畢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圖錄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八月仇鸞請討朶顏諸夷影克哈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略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於是侍郎何棟言影克哈哈赤乃朶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啟夷釁況朶顏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為患尚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

纂計

朶顏北虜窺隙勢且憑爲巢穴是撩縣孫離延冠以自近也 上從棟議○俺酋執蕭斤等來獻詔梟於市時虜旋市旋搶詰之則指斥等以自解其實斥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爲有無而首惡禍源丘富爲虜腹心爪牙者則實然如曾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朶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訊鞫禮部請告謝靈壇郊廟行獻俘禮○奉祧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於太廟第九室初孝烈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衛功上德之旣崩始諡曰孝葬易令諡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主而以孝烈主附廟禮部尚書徐階合諸大臣議房大約以女后無先祔廟

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臣相顧莫敢發獨禮科給事楊思忠以為然疏上　上大怒謂楷與思忠尊之足矣何諸臣為令再議楷不獲已乃少婉其詞以為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諭仁宗固在所祧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烈則仁宗不必祧而孝烈亦可速祔　上雖於增二廟謂楷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仁宗祔孝烈所以督責該部者甚峻楷不敢再忤竟奉旨然天下以前議為正焉

十一月俺答子脫脫等令虜人驅馬至城下計值取價共易馬二千四百餘匹事竣俺答貢良馬九乞再市鬻請降勅厚賚之　上命賜俺答紅錦襯衣一襲金頂會弁一金束帶一脫脫紅紵虎刺等青紵各二勅史道道官頒給宣諭朝廷恩威仍令嚴勅部落勿得生事邊陲自是虜既得入貢乃以羸瘠馬多索價值弗與輒大譁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虜寇即至幷所得羸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壘盡燬壞士卒不復出戍脫脫等又言富虜能以馬易段

一意戰守原是正理互市之舉未免邪徑而但仇鸞尤過虜矣上粉飾之難為行之

負者惟有牛羊請易米麥道乃上言請如虜議不則恐其衡決有妨大計議久不決兵部力言不可　上以道不思處置邊備乃為潰奏擅召還京自是虜眾謂中國不足信復時時剽掠境上巡撫李逢時乞速禦之仍宣示恩威令復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羈縻非策
上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十二月　吏部尚書李默以推張臬謝孝儒為巡撫革職以刑部萬鏜代之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正月虜侵大同益熾仇鸞內不自

安乃上書請出遊正罪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命徐階入內閣辦事

鄭王厚烷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箴簡禮忘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毁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子耳爾負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議裕軍儲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給事中劉體乾言嘗革冗員清冗費我朝成化時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又十萬餘今邊功傳請添設愈濫不知凡幾元年光祿積剩不下八十萬縱供用日增從中

鸞方[illegible][illegible]又言虜不平何其欺君之甚也

邊事為甚蹴縱長驅與兵功反將謂于心

乾沒、邪移侵盜、未悉數、乙酉議著為令典。○詔仇鸞率師出邊、縱虜、馬市之開也、鸞為貫畏虜、上疏請許入關設馬市、迨嚴市屢欺、虜遂漸漸入寇、鸞始畏禍、爲顯請罷市、又請出邊正罪、然鸞實無意討賊、第爲大言以自解云、虜不足平、及督重兵、畜縮不能戰、嚴嵩以　上寵信之深、不可間、亦欲因事以暴其敗形、故每言鸞不戰　上令兵部傳諭之、鸞不得已、偵虜衆數千、往收威寧海側、利其數少、欲襲取其功、乃率各營親卒及撫稗將枕兵、孤餘夜馳二三百里、比曉及威寧海、虜覺悉衆突出、鸞等倉皇失走、殺傷官軍一百二十六人、射死馬百餘匹

時安

忠義報國之士舜措之小臣而奸雄誤國之倫反出之大將後譽禍此能

弁還中途斬獲零騎六級上疏言狀張其功伐仍賞帶賚鎧之行遼也請以戶兵工三部侍郎從兵部主調遣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簡其屬皆隸督幕府自布科條煩碎嚴苛勸以軍法爲言諸司莫肯行者

○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因遵例擇吉表請册立 上問嚴嵩亦以爲言 上竟不行

四月虜把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禩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鎗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

不世奴

奸行私之以貸邪宗誤國

七月虜寇薊邊鸞當出師疽發於背既而邊報愈急鸞求病劇上言與疾出師請免陛辭從之然卒不能出也又顧戀大將軍印不肯納謝臣無敢言者兵部尚書趙錦抗疏鸞病不能軍印在大將所諸褊裨令不行請暫假大將軍印代出督師 上謂本兵不宜出令收印綬上之命侍郎蔣應奎暫掌錦即夜至鸞第收印綬鸞聞之大恚憤疽益劇遂死鸞敗在上前畫策調兵自言靖邊如反掌 上亦倚爲左右手至是不效稍稍厭之及死 上心知其奸逆未發會鸞廝養時義及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而相嵩與陸

不足以激商大節楊守臣

朝廷特寬縱彬而激實犯虜以隐忍朝廷

炳亦素忌彬，乃紿將義等曰：汝禍在旦夕，爲若計，無如
逆虜可免。義等信之，遂奔出居庸關、聲彝城諸處，欲叛
降虜。爲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
盡發彬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
勘。於是法司奏其謀反律當追戮，乃詔梟彬罪惡，榜
戮死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及將義等皆斬，籍其家，沒貲
入官，諸黨皆謫戍邊。下詔布中外。虜聞彬死，旋亦引去。

商汝狀曰：彬以小校，數當重寄，凡八佩將軍印。初掛
鎮虜將軍印鎮宣府，再以征蠻將軍鎮兩廣，三以都
護前將軍平宸濠承天，四以征夷將軍討安南，五以平
羌將軍鎮甘肅，六以征西前將軍、太子太保鎮大同，
七以平虜大將軍禦虜入，以太傅總京營戎政掛印。
國朝惟宣平王朱永八佩將軍印，而彬竟亦然，可謂明

兆當之謗矣然飜冠則束手無策亂政則騙劫横生
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委身報主之誠而不
虞王是也自樹黨無功 聖心已疑猶然言無不從
亦駕馭之策一報放耳使少延旦夕之命必生赴西
市戀驚不足貴也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有急竟使
奸貪任事於倉皇之際則誤國者亦不得辭其責也

八月高拱等充二王講讀官

九月虜分哨攻山西三關三日不克尋遁○科臣凌汝
志劾將應奎寵子繼詔名於兵籍冒首功官千戶通政
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爲勦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
籍其子行巡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寀附權
納賄帝怒其誣詆謫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擲

學明禍中然國不驗則禍止一身猶山豈樂於言之驗哉

數子所謂外臣與內臣爭數不勝也

疏中字字可質天日非備其為人傳者達

戌逖起翁萬達爲兵部尙書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升典史遷知縣俄（王氏述而忠愍之心然矣）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朴臣

李用敬請開新膠河術副使王獻濬治舊跡報可

十二月光祿少卿馬從謙劾太監杜泰乾沒內帑萬金泰亦訐謙誹謗皆逮訊泰免罪謙戍邊死杖下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頃之大雪

○兵部員外楊繼盛劾嚴嵩顓政誤國十罪略曰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儼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

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美威福是奸大權

逆世蕃以嚴閣小字而忠愍詩嵩字字嚴遺集一冊下

也見 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言於人歸功於已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義子趙文華主議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冒奏捷賞錦衣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罪嵩受三千金威逼兵部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 皇上嚴治汝夔猶許營救泰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權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為低昂故將官多廢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守不

一罪五奸
劾嵩疏

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為通政嵩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停之五日方上是 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爪牙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為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畢其有材望者結納之稍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嵩賊

之心。慶奸五順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武召是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罷竄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錦衣衛司鄭訊待決。○御史喻時論嚴嵩以隱忍鄙嗇爲縱計。以依阿柔佞爲盡節。欺　陛下。誤國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乞嚴示手敕。責成面諭。實求而行之。庶議定而功成。繼盛之調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詭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夫人張氏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夫人曰。夫一仇嵩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驚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盛瞿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其夜即援筆屬

夫人早已知之矣

史書尚在公道可畏君子

疏草時一鬼披髮繞庭案前啼號甚哀繼盛叱之鬼復啼草罷鬼乃不見及抵任之十二日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闕門矣趣出吏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下錦衣嵩授意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對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寧不畏爲嵩壞耶獄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藥食繼盛焚盌手破瓷腐肉血稍稍起刑部尚書何鰲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司郎史朝賓曰疏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令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輒懸空坐以

尚書侍郎今安在哉祇益其耳

此罪人臣何私而僇三尺似不宜至此也遂勝朝審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罪竟坐繫獄司業王材詣嵩曰外間藉藉謂楊繼盛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材曰卜之鬼乎卜之人乎夫人則癸卜也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鄢懋卿繼盛可留否植曰不可懋卿曰是養虎自遺患也决不可决不可嵩意遂堅方繼盛在獄獄舍甚卑又久雨蛙黽分挽席而臥久之一吏憐生當祀獄神祭室醫藥勞問相屬繼盛以杖瘡左脚短三寸卬卬趾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將改室滯送食雖尚書屢禁不爲動年期滿當去去請

王村王世貞座師也山西人嵩後亦令殷累罷官

獄生獄吏可徇知誅長而聖賢肯竹入不知之乎

于向晉力爲申救且自欽具疏藉盛心感之督曰殺予血三年而化碧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臣道昆曰　肅皇帝深下衆漂先後言事者次賜骨鯁之臣莫以得罪狀而務盡言莫如忠恐痛忠懇抗疏蓋不當　上心無亦亂將相如屍骸之以奉社稷一杯泉猶一忌器況討賊乎故寧失業不終寧失肢骸戔一時惕一端人上覺而懲誅者波王酌精獨實則忠懇先見之日更而明雷霆而彈以所田者漸也夫臭在社稷而以身衛社稷身死而社稷奚得凡所矣救其身而用其言死且不朽報恩地下豈虛語哉

商汝試曰　肅皇帝容道之主也中于孤相而忠懇死人曰忠懇之至不幸矣差夫男子一副勁骨爲沙場用一片熱膽爲社稷用一段苦心爲去一腐心祥用頭顱如許爲斧鉞用至慘矣獨恨奸相之機上累聖明拼之不早可不慎諸

二月齊王景王婚

倭患至此極矣

三月倭寇海上王忬督兵攻於普陀山捷聞賜金帛有差○廷試賜陳謹等四百三人及第出身有差○海賊汪直糾漳廣群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沿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時倭寇中有渠魁名汪直者號五峯與毛敖號海峯蕭宗滿號碧川及王滶溪謝和皆中國人後糾漳廣盜約三千餘人入寧波岑港登陸四掠焚劫甚慘因入慈谿知縣柳東伯不知所禦攜印棄走賊寇殺人民無算焚縉紳被禍尤慘先是王忬在浙令各縣皆築城自固獨慈谿士人持不可至是始悔不城爲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

杜槐父子俱傑士

以無城可守。削籍爲民。其省祭官杜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於王家閘、海道劉起宗因委防守餘姚慈谿定海三縣、未幾與賊遇於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被創遂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賊於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賊。倭見驚遁呼爲杜將軍。既而復追賊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而倭愈熾矣。○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贈太保。諡襄敏。以旂江寧人。爲總督開誠布信。虜不敢深入。前後禦虜功首以千計。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虜寇延綏。總兵劉椿死之。寇大同。總兵郭都死之。

部各優卹如例

五月倭寇破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戰死撫按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按俱從之○南科賀涇奏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眞又漕運門戶請添總兵駐劄鎮江待寇平而罷從之

七月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虜酋俺荅把都兒入寇掠靈州廣昌等處○命兵部侍郎楊博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起李默爲吏部

尚書○倭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三百
人突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甚慘官兵禦之皆敗先是
倭自獨山之敗其衆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尚失
風倭幾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環
留兵守之日久不克至是克寬復督邵濬等兵擊之敗
績以卒四百餘人賊百餘出華亭縣漴缺登岸流劫至
木瀆金山衛等處至是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追擊
及於高家嘴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賊復
據大倉南沙五月餘官軍列艦海口圍之數重不能攻
軍中疾疫乃佯棄弊舟開壁東南隅賊遂潰圍出掠蘇

松各州縣三月又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皐海門諸州縣復焚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廵撫都御史江東因上海防八事部覆議從之○吏部尚書萬鏜致仕削給事朱伯辰籍貶通政趙文華資緣嵩父子擢通政使至是鄖陽都御史缺嵩會推文華吏部尚書萬鏜遂以名上伯辰疏其憑聲援而寵賂日彰恣貪饕而廉隅盡喪閒散猶玷班行臺憲何堪命使文華奏係吏部所嗾且訐鏜懟望等事 上乃出鏜削伯辰籍而留文華

八月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尚詔本鹽徒初以私販作奸

官府畧有姑息之心便長奸佞兆亂之漸

詔山東響馬賊攻剽遠近鄰里畏之官府不能制先任巡撫謝存儒苟幸無事假以保長之名歸德知府尹一仁復令督捕盜遂擅聽民訟肆為威虐與王千斤等橫誅不軌結衆剋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偵已故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殺學官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尚詔家多金帛姬妾既攻城柘城以賴子乘虛掠其所蓄淫其姬妾姬妾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執獲磔之因掠公私帑庫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巡撫都御史楊宜檄都司尚允紹

等以宣武雖陳兵援之戰於鄢陵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延及宿州聲言寇鳳陽隨寇南京南京兵部尚書潘潢與其屬計所以禦之職方郎中阮鶚乃薦得指揮謀勇者自提重兵於泡河防禦分委將領於沿江策應賊無可掠遂不敢南官兵追及於五河縣賊分兵為水陸營允紹璟擊須臾皆破賊遂奔潰不復能軍指揮袁燦擊之蒙丘又復擊之至十字河斬獲其帥尚邵棄其軍械散其徒而遁

九月　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饑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賣

上允之復曰我思必有饑諸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處置請敕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糶米一節中間或官吏行舖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敕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饑道路請於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二萬石委官運城外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淶與其子松死之後贈淶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立祠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

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奏決囚比得報已踰冬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悞薄罰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各奪俸

三月、京城外城完各官陞賞有差

五月、慧星見北斗天權星傍○改王忬為大同巡撫以徐州兵備李天寵為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軍務

七月命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堦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

洗心滌慮
純現玄修
但馬革裹
屍四字是
罪明耳

吳山以侍從文學撰文不直入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備及景和景和自跪辭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焉馬革裹屍之報　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爵

九月原任吏部尚書熊浹卒○削武選郎中周冕籍

十月虜攻薊鎮邊墻警報沓至　上遣厥校往察其狀見楊博擐甲登障宿北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　上大喜發萬金犒守墻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倭分掠嘉湖

講海于之
以引倭之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嚴嵩言倭寇猖獗請遣大臣

私採賊情把之以可假之任沿海之何益秀不多抚况文華之謗乎

任環有古名將風

推物我之可素所以能得士死力

擒海寇兼採賊情、命趙文華往、賜印得密啓言事。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於南沙野、壻蔡中丞撫環討倭、付兵三百皆新募。環勵以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去。親介胄障士、無敢不從。特賊鋒鋭甚、勞不敵、屢戰嘗縮、賊亦不敢逼。環敝衣芷履、與士襍行、濡雨際昏黑無休舍、偃草間啖糒飲水、同勞苦、且盼勉衆士以古義烈事、將士感與之同生死。至是倭自吳淞出洋七船、要之不得前、以五百據南沙、環率參將解道明往擊、適新倭至甚盛、相與守數月、以舟師與戰、敗之、斬首百餘級。

萬汝材只夜賊潛出沒衆嘗夜追之出其前後嘗夫佩者悉其有失嘗與衆夾介馬而趨賊不即所取衆嘗濟浦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上官得之以對矢石上以死佯衆疑亦被傷昇之趨水濱柴已熾大餘超而過追急饑餓繫之死焉乃免坂求其首爲沈浮親頭之

五月倭寇自崇明進薄蘇州府城大掠復自蘇州至嘉善縣轉趨松江出海參將俞大猷擊敗之於吳淞所擒七人斬首二十餘級倭自是趨海鹽復攻嘉興參將盧鏜等帥兵禦之稍卻次日復戰於孟宗堰伏起殺官軍四百人溺死五百人都司周應楨等死之賊乘勝入檇石墩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卻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既而

諸將官兵二乎爭功致起可爲痛哉

權任甚重

東掠入海至崇明縣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八月倭寇自嘉興進屯採淘港枋林等處進逼嘉定縣城募兵參將李逢時與許國以山東兵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於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鎮官軍追擊之擒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而先不約已乃別從間道襲賊以分逢時功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官兵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諸軍倉卒不整國大敗事聞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爲狼土兵所戴服故以總督直隸浙福軍務勅令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從事聞

賊自柘林犯嘉興經水陸攻之大敗于石塘灣賊走平望俞大猷邀擊於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兵出嘉湖攻其前保靖兵躡其後共斬首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此時文華論經死視狼兵之功已上矣

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許然是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為巢新倭復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而趙文華奉命往松江祀海乃厚犒狼兵激使進剿至漕涇遇倭與戰不勝頭目鍾寅等十四人皆死於是倭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迨至王江涇之捷生擒斬首二千有餘賊數百奔於柘林縱火焚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東遯東南用兵此稍為吐氣云○蕪埠逃倭自杭州西掠至嚴州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逼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縣趨太平府時操江都御史駐太平督兵禦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守備進指揮朱褏等率男

士數百人出府賊已至板橋裘等急緩不知袒裼縱酒一遇賊盡為所殲孳賊沿途殺人由安德鳳臺夾岡谷門外鄉落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關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至滸墅關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為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僉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乃檄召僉事董邦政指揮婁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懼奔吳舍欲潛走太湖我兵覓之追及於楊家橋盡殲其衆此賊自紹興高埠奔竄不過六七十人

所六七十人橫行半天下

流劫杭嚴徽寧太平至犯南都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董邦政時督察趙文華聞此寇且滅急趨赴之欲攘其功比奏則邦輔已先奏捷文華大怒遂調兵四集謂陶賊乃柘林餘孽胡宗憲因大言賊不足平以悅其意遂悉簡浙兵得四千人約邦輔以直兵會剿浙江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益熾文華先恨邦輔至是乃以陶賊寇患委罪邦輔及僉事董邦政參之　部下邦政與總督建問既而刑科給

邦輔之擒倭非若近言捷賊以爲功者也

嚴以不從于要路而致之罪焉自此努人厭心志士飲恨矣

當一文華生出多少事來

事中孫濂言近見督察趙文華請罷巡撫曹邦輔參稱約與夾攻而邦輔後期及考疏內所列邦輔督副總兵俞大猷進剿在九月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口咸稱邦輔實心任事而前疏劾留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殲功績顯然遽請罷斥文華之意殆不可曉兵科給事中張栻復言浙直官兵會剿兩賊倭寇屢遭陷敗諸臣奏報不實且趙文華欺罔大負簡命　上乃申飭文華矢心秉公勵師圖效後趙文華旣攘王江涇之捷爲己有又奏言破倭於周浦等處捷聞召還京各臣奏勘功罪俱明獨僉事董邦政

文官于朝廷而往謝于私室豈盛世所宜有也

指揮龔宇二人文華惡之賞竟不及廷按直隸御史張雲路。教亦為論奏不報而曹邦輔竟論戍邊文華妬能嫉功一至於此。遣官往四川山東閱犒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并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錦門獎賞。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時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為提督於巴有力陰望厚報而經寵以地方孔亟不遑往謝又見經有王江涇之捷更深忌之遂誣奏逮獄經上疏自理不報

六月常熟知縣王鐵江陰縣知縣錢錞率士民禦倭死

所活數萬人皆任環生之也人以爲陰德乃見於饑與呪鴉關武廟門者同功

之嘶卹有加。倭寇蘇州、民逃避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言。門不敢啓。擁塞蹂踐。乘埤者望之而嘆。攀緣上者。又縋絕而下。環適還自儀眞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諜、我在何患。身自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閒竊入。即縛訊駭以爲神。累日所活萃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出、力疾戰、賊退入太湖、我兵用舴艋邀之、乃棄所獲餌我、因得逸去、環以功進副使、有親喪、巡按以倭寇未平、請留之、詔曰可、任事如故、

十月、裕王第一子生。獻因楊繼盛、時冬月、繼盛三木訊鞫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觀、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

三代直道猶在人心

口詩具見寬渙

稱莽。三不猶嘆。口柰何不以此發蒿與世播繙盛口吟

日、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羨

王、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

庭性、偷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上雖論盛死、

心實嘉之。矜獻、輒執筆躊躇者久之。卒不忍殺。斯時邊

帥罪務失律者必殺不貸。蒿揣知　上意。乃以張經、李

天寵、疏覆奏。附繼盛於尾。　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

遂下旨行刑。繼盛妻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

鸞。　聖旨薄譴、旋因鸞敗、首賜湔雪。一歲四遷、臣夫啣

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苟上

讀此疏而不淚下者非夫也

不即加斃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觔斷筋二條日夜寵極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 俱棠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倘以罪不可赦乞將臣梟首烈哉夫人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醜虜以報 陛下奏入爲嵩抑不得進遂與張經李天寵同死西市是歲諭大辟囚當刑者凡百餘人部決九人而經天寵繼盛三人與焉由是天下惡嵩父子益甚及遇害王世貞吳國倫傢中行王世懋等執手泣訣經紀其喪王遴撫之曰君雖殁身後寻有弱息請配公次子應尾繼盛謝曰罪人之裔何足以辱賢女遴曰不如此則世

上有君臣無朋友矣、夫世廟天威嚴峻、然當其時被錄逆耳者不絕於衍、其極抗直嬰鱗者稱三楊、謂大理卿楊最、御史楊爵與繼盛、而三乃其受禍惟繼盛最烈、要之至死不變其忠、固天植哉。

十二月、科道楊允繩、張巽言、劾光祿臣胡膏乾沒帑財、膏訐允繩等訕上齋祀靡費、駕言劾臣、帝命允繩擬子罵父律絞、與巽言同杖、言膏俱補外。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山移地裂、城郭皆陷、震壓死者數十萬、尚書韓邦奇、冏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以胡宗憲爲浙江巡撫。按察司副使任環、以破倭功、巡撫薦其

素閑韜略　命統兵蘇松諸郡禦倭會倭寇上海浙援適至環與夾攻以舉燧爲約賊出掠歸縱火燔之賊奔追至青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時大雨又得豕突去未幾復寇上海攻圍急環以輕兵三百及僧八十人赴之擊敗於五里橋習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大倉則毛家嶠隆諸屯賊皆會集傅於城三面治攻具有必剪屠意除道覘望羣醜坐甲斷遏聲援衝掃隊道肉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刃斫之連發鎗碎其首矢不交下相殺傷甚　又縋兵下突而前漸氣奪委棄塗地走始以我易與城可旦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緣我堞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正月文華自江南旋李默以盛氣折之文華劾其部選賛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爲謗訕 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死於獄

三月顯陵宮殿成諸臣權賞有差○以工部尚書吳鵬爲吏部尚書○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釧死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於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

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部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歸 上疑其言之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時浙中倭報甚恶巡按蕭道才望大臣督師應援嵩爲文華保全言于 上遂得遣

五月方倭之寇嘉興也阮鶚爲巡撫而胡宗憲爲總督鶚議主剿而胡議主撫兩不相能然自務與轉寇桐鄉敵氛甚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焉斯時倭我兵未聚阮鶚在圍城中旦夕且破宗憲忌城一破必且虜巡撫去愈益輕我於是謀間徐麻遣一善說者詣徐

所請曰胡公慕足下威名終當爲國保障若肯忠順且有薄賜欲輸左右以示結納之意徐問之甚喜悅者遂報宗憲業已買二美妓皆殊色絕飾佐之千黃金及紬帛數百純遣人從月下舁送徐海徐拜受之深感宗憲厚已遂無意攻城麻葉聞海受美女金帛之賜以爲有二心於我懼其賣已此曰賢子乃背我耶不足與共事遂拔岩去以此桐鄉得不破○科臣孫濬言樂陵諸臣布置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事權不一久無成功本兵奏言督察主竭忠討賊賑貴

守城遂命下諸臣堅守

○有諸生蔣州者謁軍門請往說倭夷汪直使降則夷禍不煩戰而消宗憲是其言且汪直與憲同鄉乃迎其母子入杭厚撫之檄布政司遣州往諭既遣始蹤聞州持直母子書至諭直還報島夷欲奉命通貢而汪直謝為徐海所誤顧得來降惟懼死罪不敢耳遣養子毛臣送州回乃令州仍往諭且許直來降之日與官鎮海上焉自州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披誠勸諭倭衆惟其言是從而直又自分能肅清海氛遂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諸奸人挺身同蔣州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

其詐邀被周斯盛請罷貢罪州於是邀州徵州與逆陳
論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九月直裝
巨舟遣夷目四十人隨來泊舟定海叅初同舟來貢以
颶風損舟也宗憲使人招直真願見州州方對理擬執
望不遂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習恃質遂詣軍
門請罪具言其與州效力伏乞得靖海中自効宗憲待
以客禮命指揮爲其館主給肩輿出入復予饌米酒肉
供賬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爲信保無他故宗憲上
狀請赦汪直等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歎入　上嚬直
元兇不可赦宗憲不得已乃密徵按察司收繫直等巢

用閒一法十三篇中[illegible]著題[illegible]以此

斬之

九月胡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庄且入藏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遣宗憲讓其退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平先是宗憲以計間麻葉麻葉怨海遂別與陳東合部卒倭攻我宗憲偵知之遂謀卑詞海遣前說客往說海曰胡公欲委心足下誠得足下賜比麻葉陳東示之無疑而以闘圖之二人就縛則徐賞可解是足下以一身退數千倭衆爲中國功甚大胡公請命於朝敘足下辦役之安東將軍傳之後裔又有仗義之名就

平定東南至今享其福

徐海罪惡已非一日殺戮亦不止一人既珍藏貨足務遁似既降矣又復狄馬不信不武哉若不能無議

與以寇終處安危不可知之地哉因與立誓曰胡公有言負足下者如日海念桐鄉之賜又察說者言非爲欺者遂慨然許諾未久以計擒陳東麻葉等一百餘人獻軍門乞降時有欲閉城不納者宗憲曰弗納示弱亟開之各官以次列坐受降海率衆露刃而入首呼犯人徐海死罪宗憲慰以既能擒賊乞降前罪可宥海故遊僧復下堂以手摩其頂戲之賜中國服與袈裟而覆以錦繡併賞其衆紅衲各一俾擇所便以居候朝命而海歛兵屯於梁庄是時趙文華復出督兵宗憲乃語文華曰賊首既擒皆徐海之力此其功罪相等宜赦爵宥

皆撫勦撫異乞降爲皆事宰而中于賊不宰而中于國宿事者不可不察也

海。賊子一官、爲歸義者勸。文華方欲以殺敵爲功、力持不可。宗憲復曰、海親兵皆死士。且縛叛乞降者、不順衆議、而撫之今安能驅烏合與鬬。文華曰、海率衆扶刀輒入。以窺間隙、非納降之理。況阱中之虎。豈可復縱歸山耶。宗憲爭之不得、華催原調兵、六千既集、移營潄沈庄。宗憲猶心憐海、未遽議戰、文華與鶚、乃移宗憲婦人冠屐之。宗憲不得已。與文華督兵攻梁庄營。海知事變。擁衆堅自守、且溝柵數重。官兵皆觀望不敢入。鶚乃怒曰、若其不知海之攻桐鄉耶。檄趙總兵俞大猷督重兵由海鹽環攻之。其地四面皆水。苦不能登。乃令諸軍囊土塡河

戍路而用火炮攻之會大風火發風烈賊多焚死城中分道出應三戰皆捷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卒溺水引出劉其首於是其從辛五郎等皆授首矣餘衆解散

十月湖廣酋叛總督馮岳平之陞賞有差

十一月虜寇遊東塞總兵殷尚質遊擊嚴懋官死之贈䘏有差奪總督王忬俸巡按蘇志皋落職○獻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追直隷總兵俞大猷下錦衣衛獄尋發沿海立功以盧鏜爲浙直總兵此胡宗憲論其失事承世蕃青也大猷老成持重性沉黙不善滑剌世蕃怒其不附已故有是逮逮至文武臣

以大猷忠勇爲國惜才溝解勿獲乃助金千五百兩大猷復自假貸合爲三千兩以餽世蕃遂得不死○罷職革冠帶發大同立功徽王載埨以罪廢自殺蓋徽之國開封鈞州先恭王箠殺知州巡按御史劾之　上謂御史弘庇其屬遂詣京廷杖之及王即位謂帝庇我乃益橫日嫉護衛卒撈羅士民家貲美田園奇異木石輒占取之○女子端麗者强舁入府爲宫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小有過輒箠死或生焚虎豹或生瘞棺中燎焚死痛哀弊徽道又庇其伶人使凌轢縉紳又挾諸客徼行鳳陽留都又素好方術士煉女癸爲餌服之云能延美時有

梁散人以羽客出入王門下知　上好方術乃竊王鉛走京師貢綠獻　上服之再復索鉛散人不能繼時書求王王謂吾鉛當自獻何爲假彼市寵也乃不與散人啣之一日　上從容問散人爾遊徽邸知王何似散人前卻奏曰日者猶未詳事自遊留都還則大曉暢　上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耿安有女在王宮被箠死燬其屍安痛女非命走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覬留都鳳陽睥睨非望及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勘嚴不妥上怒命削王爵廢爲庶人禁錮鳳陽邸於是巡撫都御史潘恩等率衆圍王宮王懼命妃妾四十人俱縊自

經王亦經死貲貨俱沒入官先是王庭鐘鼓自鳴後兆見羣羊出沒占者知爲亾國之兆云○時有建議薊州增設戶部侍郎督糧練兵者嵩徉以推趙貞吉且召之飲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貞吉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郎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而罷嫉其黨張益劾之貞吉竟奪官去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四終